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八十六

宋 黄震 撰

記

修吳縣尉衙紀事

吳縣尉衙攺創於開禧乙丑察院羅公相爲尉之日距震之官五十有五年間無與葺一椽瓦者而屋頽矣豈前此爲尉者皆以傳舍視哉尉古司寇官至秦漢攺今名義取除奸尉安良民也世乃以其去民最近凡逮捕

必由之奸豪反得借以毒吾民如震此邑所見私家升斗之租閭閻睚眦之爭榷酒官私受誣告若其他紛紛事無一不倚尉爲毒豈惟田里騷動民怨入骨而期限交迫吏亦不得寧廏居又奚暇居之葺開慶巳未冬敵馬飲鄂渚天子赫然震怒斥去凶邪妙柬材德擁麾若節以急護畿甸根本而震適幸遭其逢因得請於部使者左司孫公曰索私租非尉職也其害有十且不仁者託名監租而繫其人死之以懼來者不知村民惟計目

前名藩大闔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瘐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肉未寒而筒者之項相屬村民骨肉類不忍其親以屍檢即付之浮屠家荼毗一聚烟而寃魂終萬古莫雪矣豈不哀哉使者覽之惻然爲徧戢一路又得請於郡太守發運洪公曰甚哉俗之降也血氣誰獨無之小爭宜易化者今率張皇其辭囑郡縣吏差尉羅弓矢手捕所怨之家曰躬親自郡縣吏若尉吏卒無一不利尉躬親其至爲

尉亦有自利射規者獨耆保日以擾民生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竊嘗譬之奸民黠吏漁獵者也視尉爲鷹犬以魚兎其民而山澤焚竭矣可不惜哉太守讀之慨然訟牒自是無躬親獨榷酒官上屬户部轉運使震官小路遠不得陳一日期限迫因白之主管官陳公曰民果私酤自有酒庫卒邏之凡脱差尉司者皆私讐誣告以快私忿實無私酤也陳公悟且以非司存亦免差時則敵已遁中國已再安大丞相

程公繼鎮是邦為聖天子重布宣德意民欣若更生凡前日之紛紛者盡絶官府益以無事尉亦頼以免譴訶震迺得竊用其暇積入幕之俸并請益於邑大夫李君共為費五千六百緡有奇自景定辛酉三月十八日役工迄五月二十八日凡聽事門廡堂寢皆新之復還疇曩之盛可以觀時政焉非特志歲月叙興修而已也始范文正公石曼卿皆嘗書昌黎伯夷頌於聽之壁羅公謂伯夷聖之清者也聖人百世之師也作師清堂今不

知其址何在因改作聽事之西偏模舊扁於碑陰而揭之庶幾無忘前人之舊有興起者又其西築臺臨道而屋其上列柏森森扁曰平遠柏羅公手植臺則前尉唐公璘增高羅公舊基改爲之唐公亦相望入臺察豈有開必先如古瀏瀏灘之類與遂併葺之易扁曰柏臺以彰二公風憲先兆既即請記其事於今吏部尚書西澗葉公以未暇作震且滿替先條其事紀之尚俟記文屬後來者勒石景定三年壬戌歲後九月甲申朔鄮山黄

震謹書

重修轉般倉記

景定元年春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區夏四闋祀而當癸亥歲於是邉烽之熄浸久矣方且兢兢軍國事凡切於邉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兩淮軍饟襟喉賜緡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鳩工新其舊歲十一月建鼛鼓明年春告成董役官劉安輦石請記工緻余曰是奚足哉盍記其大者乎或曰倉舊八十廒今

修六十有一已仆不存者十有八行且併新之盍記諸
余曰是亦奚足哉盍記其大者乎紹興七年我高宗用
向子諲之請始以昔之置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
將方會師江上勃勃乎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
事如之何可一日緩未幾柄國者推一世之豪傑而奪
之兵託名四大屯廪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爲哉倉於
是易名曰大軍君子觀薛雄飛書倉氏聽壁謂今大軍
倉尚榜稱轉般使人於邑不自勝淳熙初我孝宗復度

地舊倉之西為今倉方是時上親閱精銳日夜感厲雖一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重留意嘉定更化增飭唯謹雲屯百萬今猶賴之奈何法久而弊至有張大糴事者嘗倚轉般為子母相私之地雖營葺之費一毫不以請於朝識者終不以為然於戲噫嘻然則轉般之關繫不其大矣乎益倉之興也未嘗不出於朝廷而其弊也未有不因於有司出於朝廷也未嘗不為經久博大之規而其屬於有司也未有不流於侵尋便私之

失倉之更革乎軍實所繫軍之弛張乎國勢所關惟我
祖功宗德格於皇天聖子神孫繩繩克肖由紹興而有
淳熙由淳熙而有今日復覈其事而一新其修其費胥
朝廷出無異疇曩建立之初意除有司之蠹穴邑三軍
之司命此其規模功用當如何而獨記工役哉言未既衆
慷慨動容於是知大義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如此乃
拜手稽首歌以颺之曰轉般之新兮紹興嘗饟軍兮三
京誰與易之兮猶名大軍轉般之再兮淳熙將何爲兮

規恢誰與專之兮轉而自私轉般之修兮吾皇士飽馬騰兮行恢故疆增光二宗兮世世其毋忘景定五年甲子六月吉日記

立雪亭記

何君茂遠橫經吳泮着亭梅間扁曰立雪取游楊侍伊川瞑坐事也風韻灑然如見矣茂遠其望學者之自得乎一太極之妙流行天地間苟有見焉觸事而存隨地而足吾夫子川上之嘆與點之意固亦時見一二然大

要歸於循循善誘與教不倦而已伊川瞑目而坐安知非適然二子侍立雖雪不敢去益其敬師之意反之復之使自得之自有平時之講貫在豈在一立雪間耶吾願茂遠與二三子游斯亭視斯扁推廣義類尚友古人映雪讀書先自孫康刻苦入推之於事窮則為袁安門外雪深丈僵卧不干人達則思趙韓王迎拜太祖風雪中共圖安天下事循是而進立已立人念念真切工夫接續天理流動則孔門之學可幾而四時之景無非道

妙雖不立雪吾知自與程子教人意脗合不然機觸神悟游心寂滅彼禪學者亦嘗立雪景定三年十二月日記

崇壽宮記

四明固山水奇絶處也慈溪之西踰二十里其地薄海氣勢磅礴有峯特起爲五磊山突兀撑天猶若奮乎其不可遏則又岐而對發各奔駛數十里以入海東之復出於海者爲伏龍西之復出於海者爲向頭遂爲今

行都國戸門皆斷崖萬仞屹立雲濤浩渺間街地軸以浮天挹仙山之如見故其中沃野曼衍特氣扶疎人生其間往往多秀特而崇壽宫又適居其水脉之會故其烟林翁鬱羽衣瀟灑時亦多聞人如往歲吾叔祖黄仲清以詩聞今住持之祖張安國以草聖聞皆嘗名動一時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其雲屋踈踈垂三百年莫之整以僻故也安國之法嗣曰張希聲神采精悍文而有綜理材始慨然以興起爲已任余與别二十年意其已老

雖有志未必酬俄一日書來述其居已大備屬余記之
且曰吾非求以記吾勤也記吾居之所自始也吾之居
日廣而吾之所自始日泯非所以篤既往昭方來也吾
師老子之入西域也嘗化爲摩尼佛其法於戒行尤嚴
日惟一食齋居不出戶不但如今世清淨之云吾所居
初名道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紹興元年
十一月冲素太師陳立正始請今勅賜額嘉定四年
九月住持道士張悟真始建今三清殿嶽祠建於端平

之乙未法堂建於淳祐之壬子藏殿建於寳祐之乙卯而山門建於景定之癸亥與夫建丈室以集簪佩建舫齋以列琴書下至庖湢色色粗備則又皆吾銖積以成未嘗以千人故雖工役之繁費之多皆所不必記獨念新之增者舊之忘身之舒者心之肆摩尼之法之嚴雖久已莫能行而其法尚存庶幾記之以自警且以警後之人也余讀之曰嘻此有識之言亦無窮之思也然吾儒與佛老固冰炭佛與老又自冰炭今謂老為佛而

又屬記於學儒者將何辭以合之且何據耶因書詰之則報曰吾說豈無據者老子化胡經明言我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降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說戒律定慧等法則道經之據如此釋氏古法華經卷之八九正與化胡經所載合佛法廣大何所不通而限於町畦者始或秘之不以出白樂天晚年酷嗜内典至其題摩尼經亦有五佛繼光明之句是必有得於貫通之素者矣則釋氏之據如此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其事載於温公之通鑑述於晦翁之綱目則儒書之據又如此余既審之果然希聲復緘示所謂衡鑑集載我宋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三年兩嘗勑福州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兩嘗自禮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經頌入道藏其文尤悉余始復書謂之曰信矣是可記也夫天下事不過是與非善與惡兩端而止自古立言垂訓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別非絕惡而修善故能輔人心而裨世教説久而弊始或

紛之老子寳慈儉而後世事清談釋氏恃戒定而後世譏執着是豈其初然哉老子再化爲摩尼而說法獨嚴於自律如師所云殆其初之未變者師而念之而傳之則道之初在是釋之初亦在是且有近於吾儒之所謂敬於以發山川之靈異恢道俗之見聞所琳宫仙館千萬年憑藉無窮豈徒在今輪奐間師曰諾哉因録其往復之詳如此是爲記景定五年五月記

霽窓記

客有問霽窗於余者曰孫常州天下士以霽窗自名何居余曰子獨不觀造化之妙者乎日以烜之矣然常暘也物或瘁焉雨以潤之矣然常陰也物或慘焉惟夫雨之餘日之初綺檽暈紅山黛眉舒於斯時也起而視萬物甲者坼者勾者達者蠕動而鳴躍者無不充滿勃鬱於天地間是霽爲天地之仁之發見而窗則霽之先見者也故由是而推之人一念內覺善念油然而生者吾心之霽也革弊而新使百姓鼓舞於快活條貫者天下之

齋也齋窓方將以吾心之齋齋天下吾知其讀易餘閒釣簾倚徙六合吾戸牖氣象同此一清明也客聞而悟仰視天宇余以告齋窓齋窓笑不語但令適花露以濡毫書而揭之軒豁處景定五年七月日記

湖山一覧記

西湖佳麗甲天下富貴家樓臺百萬爭奇築勝莫不得所欲然湖本出南北兩山間山各繞湖蜿蜒對發以趨王城千怪萬狀彼此互挹猶莫能得其全況山盡水止

城居而面墻者乎余友子陶子居此久時援梯升簷以望僅僅見髣髴則又愈不愜乃一旦傾囊舉貸拔屋為樓三其層巋然出墻上題曰湖山一覽不特南北山盡擁西湖以獻而凡他人之樓臺上下包絡山川與夫出城而游畫船金馬駢闐四時者殆無一不為此樓設至若夜靜月明水天一色凭欄俯瞰如身在太虛此時此樂與我共之者又獨造物耳然則登覽茍得其要雖富貴有力者莫能勝況脫去凡近而游高明以超覽萬里

之會者哉景定五年九月記

林水會心記

行都閭北可十里有瓜涇焉苕溪之沈氏居之園池静深可樂也一日復築室其勝處曰林水會心屬余記之余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此晉人之言莊子之學也子之名室得無有取於是乎夫人一心物物可以坐照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頽乎其前而不覺惟凝神息念脫去世慮則雖草木榮華之飄風鳥

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人夷曠宅心事外盼庭柯以怡顏枕清流而自潔脫然瀟洒之趣固宜往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心者爾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入而至理流行之寓人爲萬物之最靈而此心又人之所以爲靈天包宇宙細入無倫何莫非此心之所會豈徒會之要當實以體之真見天地萬物之與我爲一又當仁以行之使天地萬物皆由我而各得其所此則有貴於吾心而人之所當盡其心者

也聖賢之功雖未易一蹴到亦豈容自娛於林水之近者而已耶吾夫子川上之歎周茂叔窻前之草生意流動近而有遠者存必如是斯可言會心矣沈子曰然是吾心也幸書之以代座右銘咸淳元年慈溪黄震謹書

高宗賜宗忠簡公親札碑陰記

臣震洪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一時風雲際遇之臣相與驅馳艱難之會凡其羽書來上纖悉洞達無不親灑奎畫推置赤心與之斟酌可否如家人父子面謀熟議

於几席間故能動中事機而其臣亦感激思奮中興之本特繫於此非尋常從容燕閒留情翰墨比也故其事定功成或勳臣角巾私第或後嗣追榮先烈莫不珍其所賜勒之堅珉崇之傑閣以誇示無窮嗚呼盛矣然此猶南渡後事爾方翠華之未南渡中原尚皆我有時則有若故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宗公實爲佐命元勳當高宗以康王出使獨公請無勤北行金兵既退獨公請即位南京位號既定又獨公結忠義兵百八十萬旁招四

夷諸國約尅日滅金前後二十五表疏力請車駕還京師使當是時無從中沮撓之者則金甌無闕之天下正自無所謂南渡又安有南渡後事可誇其爲盛如今日所見者哉然則以公視諸臣際遇之先後其謀謨關繫之大又何如而雲漢昭回之章最初光槩於公之家者反猶散逸而未之顯豈混一偏安之數不同故臣子家所遇盛衰之相反亦勢然與景定五年冬臣震官京口識公之五世孫忠翊郎前知光山縣臣有大一日捧黃

祓焚香脫封出龍章玉軸者二書相與肅拜敬觀則我
高宗戒公速生還金使及宣諭差舟事且曰先忠簡蒙
被之真蹟存者僅此爾先父提舉朝奉公遺命俾有大
模而刻之力不逮者今又二十年而有大亦老矣所當
遵先戒惟謹章子有以發其意臣震謹按公以不共戴
天之讎械繫其使乞斬之此爲事君盡忠高宗以二聖
未還投鼠有忌戒勿殺此爲事父盡孝向若公親在君
側斬使釁鼓以出兵公固身任之有餘奈何鑾輿未歸

大計未決公即奏詔釋其使八人使采葛之讒無由興此爲處君臣之際盡義一舉而關繫之大者有三越今百三十有九年而五世孫始得壽之石是又忠之意若之事且義之久而不忘者也即此而觀推此而往又安知非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而混一之占此其碩果不食者耶於是不勝悲喜之交集而記其碑之陰是冬十月二十四日從事郎宜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臣黃震百拜謹書

普寧寺修造記

我高宗再造之明年翠華南渡道由丹陽嘗幸普寧寺之醫藥院宿焉方是時千麾萬騎濟濟騑騑其至如歸邑之寺蓋莫大於普寧而寺又倚藥院為重久矣居無何當建炎庚戌歲寺俄燬於兵存者十不能一二遺基敗屋往往紛而為西北流寓子孫之居踰百年莫之復亦正以其規模之大故興復之難也初寺之藥院有工主之者曰慈濟師曰神濟師歲月推遷慈濟者久絶院

今暫爲主簿廳惟神濟之院在寶祐四年釐經界寺之侵疆稍歸神濟之法嗣曰普清又其傳曰福山起丁巳訖甲子經營再世首尾十年悉醫藥之贏之藏盡以葺寺之舊殿堂門廡佛像輪藏乃皆粲然復新房院星處兩廊外者舊十有六福山亦漸以貲復之大聖院既復即以還其徒不責償焉華嚴院雖復訪其徒無之則建屋七楹將以待四方雲水僧此其宏規義概幾與世俗霄壤隔而福山未嘗自言獨貽書屬余記寺之修曰皆

吾先師之功吁亦賢矣然聞古者工役必書重民力爾方今佛屋僧廬突兀撐天者羅天下而吾民或不得徧茅以居彼之日豐此之日窮正未知其所終雖其人之賢尚亦何記之暇顧余於福山之事獨自有感焉者爾天地之造化何嘗有停息而人事不能體之以有成者自私心始人心之天理亦何嘗有間斷而私心或得雜之爲累者自其不知所當務始世利薰染良心易汨人而知所當務亦豈易能者哉頃余捧檄慮囚固嘗過所

謂神濟院借爲蘧廬一宿察其事頗審夫寺以院而興意其院必加潔入其寺山門佛殿輪奐翬飛而院則反惟壓舊之仍師非一於公者與院以藥而名意於佛不暇省宿其地晨香夕燈虔誦精修而藥則特其餘力之及師非一於所當務者與師自祝髮力守佛所謂三淨戒食枯淡衣粗惡平生併卧具不置身之有皆院之有院之有皆寺之有而未嘗以一毫世利汨其心師之能一於所當務者益以此故其寓於醫藥者皆慈悲之為而

非利之規非利之規而惟慈悲之爲此其所以能曠然大公以百年廢壞之常住爲已任恢其佛之居以為其徒之居而退視一室爲不足灑掃且不自為功也天理之未始間斷於人心者豈不於此猶見髣髴造化之未始停息於天地間者豈不於此尚足以覘其萬分之一而世因一私之膠固遂諉天下事於不可爲者豈不厚誣也耶士大夫果能出入兵刑錢穀間一切無忘乎聖人之訓而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如師以一房院之力而興

一寺其功用所到又當何如哉此則余所深感願從有志當世者學之也若夫工費之若干樂助之誰人師自修其細於碑之陰云咸淳元年乙丑四月庚子朔記

玉皇殿記

禮惟天子祭天南郊壇而不屋道家者流謂天玉皇屋而祠之徧州縣禮乎否耶人也没而神事之則有廟貌然後世不於其主於土木偶已惑矣今其祠天者例亦設之像天乎乃人待耶凡皆余所未喻也平江府城南

可二里有觀曰修和舊亦祠玉皇一日道士張一雷謁余記其殿之修余因詰所未喻者則答曰子謂一元之運渾淪磅礴自呼吸頃積而晝夜而寒暑而往古來今萬物無一息不生生化化於天地間果孰主宰之而然哉天也上古神聖代天理物報本有祭歷代增飾乃郊乃明堂乃雍五畤積而迨我祥符天禧間宫觀遂參錯天下殆皆陶匏秸席之推爾豈吾道家者敢僭子又豈謂蒼玄冥間而天之所以為天者止此哉天亦氣之為

爾自天而萬類皆氣聚則成形明之爲人而幽之爲鬼神夫豈有二理昔温太真然犀照牛渚見朱衣車馬一一如人間世道書所稱水府官之證如此則其所稱天府官者亦從可知且自昔夢訴於帝夢得請於帝夢至鈞天帝所或登天門八重者彼皆何所指而言故主宰之謂帝其來尚矣又豈吾道家者敢誣余聞之曰辨哉今也而泝之古幽也而證之明雖然果若而言亦何以記余聞世有冒佛之稱者朝祝髮則夕不復禮天曰神

天聽法吾講下者吾今超出造化外人也嗚呼使造化果有外瞿曇氏當乘雲往來天表不假父母血氣以生且老於陰陽爐炭以病死矣何誣天至此故佛老之說雖並行余寧取老子說之本乎天老之說本天而凢鬼神事借之甚者淫祠附庸林立廊廡春秋之簫鼓駢闐往往不之正而之他是又何爲者故叢於老子之祠者雖不一余又獨取玉皇殿之尊上帝儼上帝之如在肅人心之正敬使天下崇飭香火者皆如玉皇殿之爲則

亦庶乎足以裨世教是可記也已乃爲輯其事而系之

銘曰

昔皇祐　歲癸巳　殿丞公　姓李氏　名龜齡

實肇始　肖像貌　極崇美　十一曜　旁列祀

楊勝者　居同里　再感夢　倏驚起　築槀槀

新殿阯　奉以遷　尊莫比　成公瑨　記如此

靖康火　獨不燬　於休哉　亦神矣　然歷久

殆於圮　歲癸丑　寶祐中　剥斯復　棟𨻶穹

草塵蝕　華聖容　主者誰　鳩此工　道都轄
沈大flt助者誰　貲用豐　懷寧令　金起宗
有餘力　振元雷　增重樓　撞鴻鐘　來衆敬
綿無窮　偉初昔　記斯宫　王禹偁　文章公
彼所載　此不重

大禹寺記

淳祐初越有清修高識之士施侯商輔忤時相去國放
浪山水一日與余扁舟過鏡湖上禹穴肅拜敬觀惟窆

石尚存可驗其爲古者碑綷之制石有篆文則已不可復辨退而酌水飲泉遊所謂大禹寺亦復弊陋將就圮於是相與徘徊者久之顧山川之寂寥感古今之異變爲之喟然太息曰大哉禹也而衣冠所藏之地乃亦莫之省與夫禹穴之名天下已幾千年於蕭梁以後晚立之佛寺我固無待於彼也然自昔聖賢有功於一方則一方之人心不能忘有功於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之心不能忘事以時殊制隨事立則守墳域禁樵牧時汜

歸寄一寺以代古人萬家之守亦有不容盡廢者吳越王錢氏嘗脫兩浙於五季干戈糜爛之際以歸有德我宋忠厚尚詔立寺冢旁以慰浙人之思況水自鴻荒無歸而極於堯四海一壑矣禹也脫生民於魚鼈開萬世以康莊大功既成執玉帛朝會此山之下者萬國遐想此時輪蹄雜遝欝欝葱葱聲教之精明薄日月而垂宇宙者端於此乎煌煌起也此其陵冢之繫屬人心過錢氏幾萬萬今其守視者顧反出錢氏下乎方今聖世清

明慨思禹績方將規恢萬里而㑹稽率在帝鄉必有出而爲之經理者越二十年余官中都越人前歸安令黄君岳卿俄以寺主僧惟則之工役始末來曰寺之昔弊者今新矣余問昔何以弊今何以新岳卿曰弊之者禪也寺始於梁大同十一年時未有所謂禪也雖或昉以禪之萌櫱來梁末之納也且禪自稱教外别傳是於佛書無證其果爲佛與否莫知也頃自禪日盛而其徒嘗攘此寺以居之禪蕩無檢律佛其祖也佛且爲其所呵

於寺何有於禹之穴又何有其寺之日以弊者勢也惟則吾弟也闕

其出家守佛教慈悲不殺而律已嚴今太師判宗福王聞其賢强起之屬使守禹陵郡以是聞之朝而朝以是奏之皇帝戒禪學者勿復預惟則始得一意經營起寳祐丙辰迄咸淳戊辰而寺之廬壹是更新且視昔加宏大寺之田凡侵疆盡歸且謀增闢故惟則願有記余曰可也禹之功終天地不可磨則寺亦將與之俱不

磨況余與施侯疇昔之言驗乎且此不特為寺而記為禹記也不特為禹而記為今日之纘復禹績有開必先記也然安知不復有太史公不遠江淮數千里走而探禹穴者胡不少需以使之記而顧以屬宵人耶雖然姑草以俟咸淳四年五月吉日慈溪黃震記

龍山壽聖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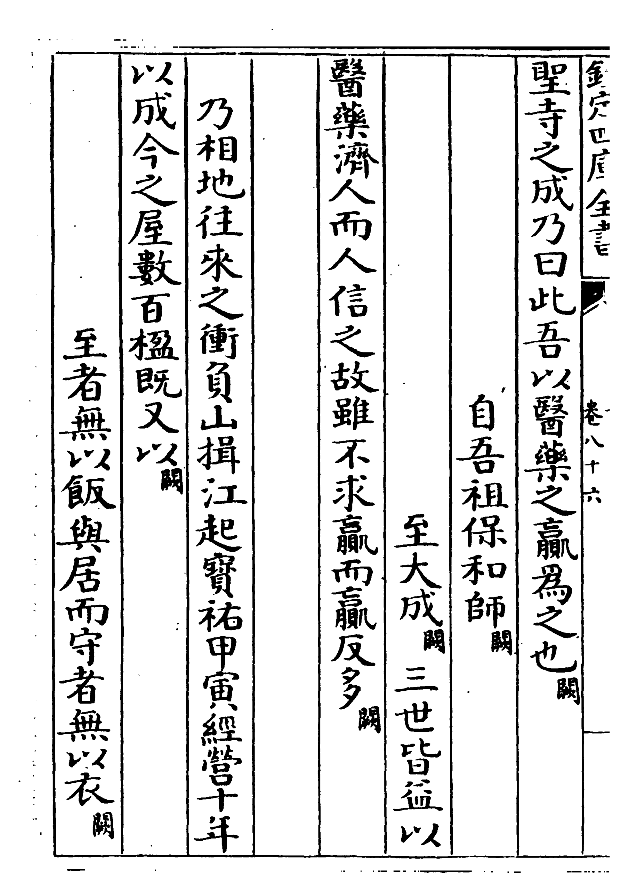
自有天地以至於今其始無一日一事不趍於實而天下之所資以為天下者漸以備矣則反又無一日不轉

而趍於虚嗚呼異哉其殆始於周之衰乎人之初生也惟憂飢無以充爾寒無以禦爾震風霖雨無以庇而疾痛無以治療爾人生而漸衆則又憂相爭相奪之無以禁相親相接之無以叙遺忘之無以記而交易之無以志要約爾他豈其所預知縱他有新奇詭異非常可喜之說亦何救吾實利害也哉天生時地生財凡可救吾實利害者幸已無不有而非聖人則不能致其用聖人者作乃教之食教之衣教之宫室以興其利教之醫藥

以去其害而又教之書契從而明三綱五常以經紀人極凡皆人生斷斷不可一日無者也皆實者也自羲黃堯舜積而至成周然後漸以大備嘻亦勞矣亦至盛矣不可復加毫末於此矣奈之何風氣日開人偽日滋而議論日以勝實之極虛之始時則有若莊周列禦寇之徒食享吾之成而不憂飢也衣因吾之有而不憂寒也宮居矣不憂風雨而疾痛有藥不待嘗試百草之辛毒也生長於君臣父子之常習熟於禮樂文物之懿而不

復知其得自别於禽獸者皆聖人之繼天立極開太平力也於是倨傲鮮腆付天地萬物於一噱而戲言之盡反天下之常以為怪盡嗤鄙人生之斷斷不可無者以為不必有竊嘗譬之家之方興祖父銖積以有田廬以知詩書以明訓其子孫為子若孫者不知稼穡之艱難乃謗既誕反笑祖父之無聞知起而馳馬試劔一切從事無成妄意神仙黄白之術飄飄乎自謂當乘雲帝鄉而不知家則索矣談虛者之關世變何以異此後數百

年而有西域佛氏之說來其初本以慈悲不殺戒人斷惡修善而止未幾世降而晉又降而元魏莊列之說益以泛濫則又溢而勦入佛氏中以其前日紛亂吾聖人之常者而紛之謂善惡爲無二謂有心而修善爲不可謂無心而殺人爲無傷以一切掃除佛氏之初說世既日趨於虛不惟佛之徒習之不悟士大夫類亦浸淫其說以爲高而世變如江河益滔滔下矣明溥師大成本佛者也一日介余同年進士徐君德玉託余記龍山壽



聖寺之成乃曰此吾以醫藥之贏爲之也闕

自吾祖保和師闕

至大成闕 三世皆益以

醫藥濟人而人信之故雖不求贏而贏反多闕

乃相地往來之衝負山揖江起寶祐甲寅經營十年

以成今之屋數百楹既又以闕

至者無以飯與居而守者無以衣闕

乃買田吳門千畆買山朱橋數百畆闕

葢無一非醫藥之贏之爲亦無一非醫藥濟人之心之推也余聞之曰然師之事善矣是足愜佛氏之初說矣然則實理之在天下亦豈容一日泯者哉置之屋附之田園而醫藥肆之列通衢如舊是飢必不可以無食寒必不可以無衣庇風雨必不可無其居

而療疾痛必不可以無藥食也子孫三世恪守而汔於成祖屬子孫世守之而名之曰祝聖人壽殿閣暈飛齋廬冰凈粥魚飯鼓濟濟就列而又託文墨以誦述之是君臣父子之常必不可廢禮樂文物之懿必不可缺皆是也自莊列而下日趨日趨之虛徒口說耳如以其說也雖士大夫亦不免淪於虛如以其事也雖佛氏亦終不容不歸於實是尚不足以自反乎抑師之得以成此者醫也余聞佛之稱醫王稱藥師者非必如今神聖工

巧之謂而救人心之病之謂也若今人心之病孰大於談虛試以此語療之可乎咸淳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黃震謹記

梅溪記

自柳下惠槜里子以其所居稱而後世多効之近王龜齡稱梅溪効之者益衆然必各有其實也趙君元父生王侯家於山林本無雅故亦扁其居爲梅溪於是或疑而求其說曰豈高山景行之意豈清標逸韻之寄豈舊

家茗雲多幽趣而此予誌君皆不謂然獨問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有諸余謂氣一耳由動靜始有陰陽之名交迭相摩固不見其端與始然造化無形惟物有稽往則必復動者其候草木黃落而萌動霜降水涸而泉動至於一花初白疎影浸流生意胥動孰此爲昭著他日春徧宇宙芳潤拍塞皆由此擴充爾此非動之端陽之始乎君笑謂此正吾名梅溪者也然則君於生意之妙得矣尚於擴充者勉之哉咸淳二年臘月十日鄞黃震

記

平山記

凡地皆欲其平陸不平車轂摧水不平舟檣危土田不平禾稼萎惟山則不然山高者也高者平之反也維石巖巖峻極于天何平之有嚴陵洪君國梁乃獨以平山名葢天下事惟高者最宜平此義於山可知孤峯絶岸壁立萬仞雖有欄䕶踏石而登者亦風急寒峭凛不可留殆絶物矣惟夫振履陂陁升高自下登峯造極恬不

爲訝去天尺五四海一顧身安步舒如遵大路則山雖
高而愈宜故自昔言山者不特平山欄檻爲世歆慕嘗
石坐千人則吳山之平也潭毒築營壘則蜀山之平也
上有瑤池醴泉則高莫高於崑崙山亦未嘗不平也開
闢至今理已如此達人大觀皆可意會傳不云乎極高
明而道中庸吾謂此洪君國梁之謂咸淳丙寅冬黄震
記

恥獨記

羅君季清與余幼同里閈且同舍先余十五年登科從官四方契闊浸久然每見則議論輒益新知其不以仕廢學咸淳丁卯春再會余行都忽屬余記其居曰恥獨余於是歎季清之學其成矣蓋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恥之始事也切己者也至其後恥獨為君子此恥之終事也推己者也伊尹恥一夫之不獲自其祿以天下弗顧來吾夫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用心可謂廣大至自言其所恥亦退託於巧言令色足恭

之類僅僅與左丘明等爾聖賢爲學次第由已及人每如此今吾季清本物我同得之理興與人爲善之念所謂自明明德而新民夫豈一日之積覩陽春之播物遡沍寒之歸根余於是竊有感焉者夫余雖不肖亦人耳豈獨無天理萌動人欲銷沮之時而志不勝氣率落頽惰嘗讀書見古人心與天地同固慨然恥其不及矣未幾掩卷而倐忘之依然故吾無恥也嘗筮仕見州縣或以非道加其民固勃然恥於力不能救矣未幾因循苟

禄非甚不可者亦或奉行之依然故吾無恥也已之未能自恥而暇爲人恥乎季清能恥衆人之不爲君子何余之未能自恥其身之不爲君子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大不幸無恥余本非無恥者而今若是殆於無恥之恥無恥矣倘於是而一有觸焉其爲動可恥也當若何而今而後痛切自恥庶幾獲爲君子之歸是又再新於吾今日季清之賜故爲記之因以自警是年之五月丁酉日記

積慶庵記

混沌剖而山川疏列太和暢而人物挺秀扶輿清淑其為呈露則均爾然而人傑地靈相與發揮往往又必有所待而後顯豈非其所重尤係乎其人也哉會稽之東將百里有山高出曰皇會乃聳而為烟翠之奇峯凡七復聚而東奔曹娥大江之上勃鬱未既蟠踞復起世以其形似名獅山獅山之下有鍾氏而居之至余友君遇益以文行稱所謂人傑地靈相與發揮者其不遂顯於

今耶君遇既窆其父止善居士於山之阿復架屋其間題其顏曰積慶而屬余為之記余因得以明山之所由積而其在人者則有不待言也夫山天下幽僻之地也若獅山去城郭爲尤遠然其山脈膏以起其植物也兌以澤濬流下注演而爲篤孝之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蘭蕙之芳從風遠暢而慶雲亦時乎出焉是果孰爲之而然者一陰一陽造化樞紐繼之者善而山得之以爲山山之性亦無不善善之積也厚則善

之發也宏獅山雖崖石皴栗或性類剛惡要亦萬不能一二是山之所由積而善之爲慶者然也而況於人乎故大學之論明德曰在止於至善大易論積漸之由來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止於至善而不遷則謂之積積於其家而不已則謂之慶自昔德厚流光蟬聯赫奕者何可勝計此亦不待余言而知者也況有如君遇家之素積者乎方今聖世急賢㸐㸐乎起自帝鄉與獅山相發揮者必吾君遇矣又何待余之言而亦竊有請也

夫善非積於家而已也非徒善之爲而已也士君子出而兼善天下必去其不善者而後善斯溥也昔晦庵文公言所畫獅子必曰使百獸腦裂夫公善類之宗也而具言若是可以想真善之所在矣仰止獅山君遇勉之君家之慶尚當廣而爲世道之慶景定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鄞黄震謹記

省齋記

此心齊一之謂齋士大夫謂所居曰齋葢不待盤盂几

杖之徧銘所以維持此心者已一字該之矣世乃復他有所取以名其齋如舫齋之類何哉俞侯立父大叅文惠公之聞孫行已治民動有法度余固以知其必有得於此者俄一日貽書謂余嘗得滄洲程公篆題省齋之扁其爲記之將日三省焉余於此益信侯之有得於此益深而名齋未有切於省者也夫齋於其心言也心者吾身之主宰靈明廣大與造化相流通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正不待治之而後齊一

也危微精一之語萬世道學之源要不過求所謂中者而執之故自數聖人而傳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不待言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曾子親得孔子之傳亦惟曰謀不忠乎交不信乎傳不習乎將心不待言而自昭徹於流行之際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嘗言曰君子以仁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心爲可知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漲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始瞑目株坐日夜

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家有主反禁切之使一不得有爲其擾者勢也而諉心之難降與故世有竭平生之力以從事於禪適足以槁馘其無用之身他尚何望奈何世習纏染似是易惑雖明闢坐忘之爲坐馳者亦或諭學者之靜坐震不自意滔滔流俗承虛接渺談空演妙之極乃有踏實聖門以省名齋如吾俞侯者然嘗聞之曾子日省之三特自指工夫之

闕處爲言侯而善學雖不一一襲步邯鄲可也由太極流行而有此身則當省其所自來人與天地並列而爲三則當省其所自立自君臣父子之大倫至服食起居之委細天者無不在焉則當省其所自行且學者之用工亦各有自得俞侯之內省既非他人之所得盡知異日俞侯之有進又非今日之所能前知顧其所以自省者進進何如耳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無時無事不省而能爾乎咸淳三年三月既望鄞黄

震謹記

水竹村記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果孰爲之流通而成變化也哉葢嘗乘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熹微顧瞻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微濕環之狀若連筩灌畦之爲因而潛心探賾有以窺天地相與流通之機矣向若地不闕亦如天之圜地惟隤然塊處非有廣川大谷以脉絡其間則流通之無所造化亦幾乎息萬物將安從生今其周匝

於地勢之四垂既無非海朝夕吐納無一息停長江大河復統衆流以相與渾浩流轉其内雖鑿地得泉為沼為井氣亦蒸蒸上騰與海之茫茫江河之浩浩升而為雲浮而為漢者同一暢以達惟平陸之亢仰土膏之易燥則時又振山川以出雲騰百川而作雨風雷一晻靄布迅之餘彌六合皆水氣而生生化化者林林濈濈矣嗚呼此乾畫連三之為天此坤畫斷六之為地而乾連突出於坤斷之中為坎者與然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坎爲水位於子造化之機始於子天道循此以南轉歲一周回而造化成苟凡得此以生孰能自外於天地之所以流通者虛其中竅於關節脉理而水氣滋之物皆然竹惟甚其心爲最虛其水之由地而升爲最易貫四時而不改歷千歲以長青夫豈偶然之故而能爾哉故君子於竹也有以知水之流通於萬物於水也有以知造化之流通於天地而舉一以概其餘且知伏羲氏之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畫八卦其義於是爲精而造化

之勞乎坎亦明矣豈必乾南坤北而曰先天也哉余同館潘君約之超特之士也家三山之勝處其地曰三溪俯一曲之清流植臨流之萬竿蕭然讀易其間浩然與造物者同游求東澗湯先生題其居曰水竹村而屬余爲之記余聞之欣然有契因書其所見以遺之然君之居正余之志也君方年壯氣鋭進進德業異日同贊造化之妙以潤澤天下則君之事也詩不云乎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說者謂其興問學自修之益如此惟君其勉

之咸淳四年三月十一日慈溪黄震謹記

寶善堂記

楊寶仁心愛物發於天性之真而子孫之興勃然其所由興者非善而何至關西夫子乃能以其身繫國安危身雖去國凜凜大節常能屹漢鼎而增之重一何壯哉顔魯公以鴻毛芥草視禄山希烈猝然之横逆英風偉概去今千載之下猶若其在斗牛間竊意其慷慨自將不拘拘小善之為者及觀其自敘家世乃自顔延之諄

諄訓戒惟善是務世守惟謹以歷隋唐益自昔士君子開公侯衮衮之源固未有不自積善始亦必其後之人愈擇而愈精故能愈久而愈盛如其不然陳太丘四世之名非不重蕭瑀八葉之傳非不貴然以陳羣之材猶不過隨世就功名蕭鈞而後亦未見其能增光前文人而況其餘冉冉紈袴之習侵尋至於盛衰易位高岸為谷適重有識之歎者嘻試起其初之積善而興果有異乎哉嘗觀夫子繫易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

是雖天地之所以孕化人物亦不過惟其善及其次第人品乃曰聖人不可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君子不可得而見得見善人斯可若以善爲僅僅者孟子道性善直謂人皆可爲堯舜及其次第人品亦以可欲之爲善爲二中四下之始基是非自相背馳其說也天地初賦之善雖聖神何能加毫末而此善一入於氣質之稟往往易溺而流於柔變化氣質以盡復其天地本然之善是又存乎其人焉故人而用心不剛則見善雖明與無

識同安爲人子孫而繼志不力則襲其爲善之慶鮮亦不淫於富貴爲善之不可一日不勇固如此余友史猷夫以忠定越王諸孫幼孤寓京而能不豢於膏粱不眩於繁華刻苦自立閉戸讀書雖仕進不暇問非剛有力者疇克爾一日俄訪余俾記其所居寶善之堂余曰美哉子之所寶也我朝蟬聯赫奕鐘鼎相輝孰有如君家之盛世或以其太盛也而掩其善不知其所以能盛者正以其善爾是豈容於不寶哉夫自而祖越王習於八

行公世積之善爲寒士時已作夜香文祝幽明萬類欲無一不被其福爲尉時家未有立錐地已能辭酷息錢月二萬不受辭捕盜賞不受而爲橋黃山以濟自古莫救之覆溺及達而爲帝者師則一念惟欲與天下相安出而帥越亦必築月河二斗門以爲百姓無窮之利移而帥福建則又括廢寺田四十五頃立義莊以育上四州不舉之子尋甃棲霞嶺至水口凡七百八十里民到於今賴之此其爲政之善固不暇悉舉迹其平生官至

太師壽登九袠朝夕會賔朋而未嘗殺一生物此何止
黃花飼雀之心作童丱須知切切然訓迪其子若孫飲
食衣服莫不有戒殆亦無媿顏氏家訓之意然則君家
之蟬聯赫奕鐘鼎相輝夫豈偶然之故正惟爲之後者
當知所自出而常寶此善耳正惟寶此善者常以剛而
防其柔耳剛則利害不足以動必無計較心以摇此善
剛則權位不足以滞必無持固心以違此善剛則財貨
不足以汙必無封殖心而戕此善窮則以其善而獨善

其身達則以其善而兼善天下卓然天地間常爲大丈夫雖蟬聯赫奕鐘鼎相輝視之直不過大空一浮雲而何至寳非其所當寳哉猷夫其勉之積善餘慶豈特將永爲君家之寳故家喬木吾國亦將永得善人以爲寳矣猷夫其勉之咸淳四年戊辰歳重陽日慈溪黄震記

高郵軍社壇記

天豈徒高高在上者之爲天也哉地塊然其下也而有燥濕塭冷天之爲也人藐然其中也而有呼吸運用天

之爲也天包乎地而人生乎天地之中故分而言之雖曰三才實則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亦無往而非天也夫惟無往而非天也天心之仁於是乎有妙合於此者焉天之仁寓於地謂之土以生黍稷稻粱以養萬民而主宰乎是者爲社稷天之仁寓於人謂之心以明仁義禮樂以治萬民而主宰乎是者爲王侯故凡位王侯撫社稷者是即天心之仁之妙合也然天心之仁無非爲民計爾神固無異於天人則未必能盡純乎天

社稷固無愧於王侯王侯則未必能盡無愧於社稷孟子稱水旱變置社稷者直指人嘗有功於民而配饗社稷如句龍后稷之類爾若天之所寓以生物曰社稷云者容得而變置之也哉是以自昔聖賢不惟貴為天子以天自處雖分命諸侯如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亦未嘗不命之以天及諸侯受命而復於君如曰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亦未嘗不自任以天念念以天視民惟恐或愧至於雨暘豐耗非人力之所能預又舉而

屬之社稷之神以全天之所爲民者天心之仁之妙合者於是乎在世變不古此意不明今之太守古之諸侯謾不知我之所以有此人民社稷者皆天之所在也乃或慢神虐民大者離絶歲時牲酒勉焉具文凶荒札瘥伊誰之咎余同年進士錢侯淳父得郡高郵以保民命爲根本以葺保障治器械爲翼衛德禮風化凡有關民彝者尤無所不致其勉人士來京稱之不容口余既喜其知天之所在矣一日書來自謂抵郡百廢不敢不興

然皆常事惟州社墻傾屋頽壇壝榛圮民居僧廬交侵其疆雞犬又從而汙之聖天子之所付我者謂何而乃若是爲之驚惕亟具屋五楹再新壇壝四面垣墻而大書其扁以揭之過者爲悚工役最小關繫最大此則不可不書使後來者共守余曰侯之於民若此而後以之從事社稷天心之仁之合者不其慰乎因書所見使併刻之石庶後之爲邦者皆知天不在天而在民社之寄以續續盡心焉則侯之施德是邦將永無窮侯名真孫

桐城人咸淳四年戊辰八月日宣教郎史館檢閲黄震謹記

台州黄巖縣太平鄉義役記

景定初余官吳門先是有常平使者阿時相意嘗括浙西闕役義米獻羨餘至是因循不革催甚急民甚苦會新使者訪民疾苦余因列其事且曰百姓雖闕役義役在官司括役米義役亡為民父母奈何不補助其闕反利其闕忍奪而遂亡之亦不報越三年兵部郎中會稽

王公華甫來為使者辟余從事余欲以告未及公已一旦首蠲闕役米錢八十萬貫趣盡役義役如初一道驩呼皆言公昔治台結義役有成法方相與翹首拭目以俟不幸役未及成公先病卒而闕役米之催如舊余每歎公浙西之義役不及成安得取成法之在台者書之以勸將來耶又六年當咸淳戊辰秋司封郎官月湖先生陳公栩俄屬余記台之黄巖之義役則正成於公治台之日者益黄巖自嘉定五年太平鄉林君從周白其

宰陳君汶邑始有義役然法猶未備歲久弊生田連阡陌者捐助或不毫毛僅僅及等者反困抑切至淳祐九年王公來爲宰始因舊法更新之約計產百貫乃鳩田一畝且約能節貯其餘以別置田大都及三百畝中二百畝下百五十畝其入足以當元鳩之數即還所鳩衆悅從之垂二十年無敢變而公來守台復申前約時太平鄉則從周之子大學進士宋卿司其事最以整比稱公嗟賞公既去林君益整比惟謹元鳩田二百有五畝

及今遂能積其餘置良田一百七十餘畝畝租二石視元鳩之畝數雖未盡及租入反已過之遂盡以元鳩之田還其人如公約宋卿家元助田十畝獨不取與其弟齊卿謀曰吾家主此義者也可亦利之乎併以附新置田一都之經費益沛然有餘矣余惟官不容不役民役不能不擾民自昔聖賢皆以為病至熙豐間思所以變通之策使民出庸錢僅能免衙前雜役而役於鄉落便遞文移督租稅曰都副保正者終無策以救迨乾道間

松陽縣產戶始出田穀其創義役以免爭糾而應役者有所取費不復至廢家風氣日開講究日精已出於熙豐諸賢思慮所未及他州旁縣往往從而效法之已可謂至矣然上戶雖以爲便中下戶終未之便尚不免如黃巖嘉定以後之爲者逈今公之爲法也量戶產以鳩田姑籍爲一時之開端積餘利以置田永以爲無窮之至計置者既可永久鳩者盡可復還使昔富而今貧者無愬貧歸田之訟昔貧而今富者無隨時再鳩之擾如

太平鄉新置良田二百畝官不得預民不得取殆類天造地設别有一種閒田以應辦公私百費使官無闗事而民不知役者此仁之至智之極放之千萬世不復可毫末加實自王公發之而林君父子兄弟皆能世濟其義公雖去而不忍忘公雖死而不忍欺成公之志如公之存公之德義在人為何如而死生不背負惟公之義是成黄巖之始有義役與既有義役以其餘利别置田皆昉於太平鄉林氏非君與公同此一義亦疇克至是

哉然義利不兩立此役以義結者也而所結之田若穀與續置田皆利屬也義利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況身於利之間而欲主以義非繼此主之者皆剛腸卓識界限截然人人如林君則錢穀出入之際一有不惬於衆心即蟻穴可潰金堤矣義將安在余故不暇復辭而詳爲之書庶幾後之君子皆以林君之心爲心因其成規增增不已復積新置田之餘展轉又爲鄉曲無窮之義舉雖他之主役如林君者亦聞風興起無不銖積因其

端以迄於成且使爲邑爲郡爲常平使如王公者尚皆以是而率其人役無煩擾民樂息肩太平之期當自茲始淳祐四年九月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任兆炯

黄氏日抄卷八十七　　　宋　黄震　撰

記

廣徳軍添差通判廳記

咸淳四年冬余自史館出為桐川貟外丞至則棟宇一新青紅猶濕問之譙謂國録吳君力也桐川斗大其官之有員外置雖郡志莫能詳其初是豈有豪舉壯觀足以垂貴方来者哉嘉泰省官屋且改為軍事判官之居

嘉熙二年官雖復舊屋則愈陋十閱歲而當淳祐戊申三山陳君應龍始撤而改爲之曾未二十年又將老且壓良以疢贅浮立之司寂無資藉可裨營葺勢固應爾吳君獨說以自任力請于郡太守吳公公賢而可之捐之金繼之粟通守史君見而悅之首有助留守馬公總餉陳公聞而悅之又皆有助起三年八月迄今年三月地之窊者增之高圮之逼者裨之廣庭宇壯而觀瞻聳窻楹潔而神思清崇軒後壓通衢而民聽達堂奥增窈

庇湢亦新條於空虛成此突兀君材過人何啻一等而後之人繼自今皆得承廈屋渠渠之庥酌水知源詎容不書而法亦有當牽連書者聽事之東曰觀物堂即淳祐間陳君名以自省書扁者信安徐君霖篆敬齋箴于其屏者滄洲程侯公許也聽事之西曰誠求齋則嘉熙庚子金華康君植名以志親民書其扁與書其志而刻之柱者皆山陰施君德懋也方陳君以名流此来撤舊而新一時文人灑墨交映施君以四考縣最趣召經從

聳動東南康君執維終夕俾寫心期乃行緬想高風皆足興起于今幾何時非老吏故民已無能知而屏蔽柱記類亦漫滅斷缺矣失今不記歲久愈湮安知不如此廳之置之始雖志郡者莫之詳耶此余不特為吳君書且為前之人併書也然不特此也凡司存必有所與立而後可以久顧此司之公贊舊皆出縣胥閭前之人皆不以為安而吳君欲去之尤力余既至而知之即曰此去之易耳寧郡無員外丞毋寧吏挾員外丞以重擾吾

百姓亟盡蠲其錢而請郡太守聞于朝乞從省罷如嘉泰間故事呉公曰然第廢置不敢輕顧以郡城小户賃地錢取五十家及張恩一鄉役錢代之余曰得無妨郡計乎公曰賃地錢於綱解無關而役錢正我朝所用募衙前役者也舊巳皆分畀正倅廳矣倅與正奚擇其勿辭余辭至再不獲乃就屬牙契庫官司户參軍司其出入而為之倅者身勿預以成公仁且廉遜之美嘻設不遇公余方抜本塞源力請併司存廢不置所以上續

吳君以凡前人者將不忘其經營締建之心而于其思去舊比供億之費殆懸其半而奚恤乃今氾百年之弊例開後世來者之模倣俾獲豐積以永存是尤吳公賜也視前宦於此肆其貪暴而掊取縣胥錢欺誤後來者吳公之罪人也朝廷任賢以教授出守吳君名元真茗溪人也咸淳乙丑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黃震記

廣德軍通判廳佐清堂記

桐川舊稱江東道院其扁正偒通判廳燕息之堂前植

古梅歲久益清郡太守而下往往婆娑其間用為清賞寶慶三年袁侯君孺為守始移取江東道院之名以名郡齋之燕室通判趙君善瞭思所以遜避之因附築小亭於舊堂之旁以自易名其堂曰歲寒清節庸紀美於一時蓋遺躅於千載矣曾未四十年已為陳故今造其下撫景而思之果難乎其續哉史君景卑以英傑明敏之才通守是邦始中興其堂三楹堂成而落之乃徵記於余欲取李白送其弟倅宣城之句再易其扁曰佐清

以桐川舊宣治不敢隨益堅前人所以名而佐者其職也余謂吾子能卓然有立豈惟清意之復續斯真足以言清矣特未知向之所指者果何所取為清爾夫自混沌既剖輕清為天老聃氏謂天得一以清以氣言也毛萇公謂天德清明以理言也天以是命為性人物亦莫不各具天之清以全其生其本也真而静但隨其所感而不同如近世士者莫不欲原夫天豈昧其理耶凡此堂前此之所以得於心者自有無窮之清然使一有玩物

之心則清香翠陰風雪霜月者適足為流連光景怠人
幼孩之具如是而為清民何賴焉今景阜父幸以其職
言因請得以明職之所謂清者唐虞命官直哉惟清是
豈蕭然自潔若託物寄興之謂修己治人必有當知其
源之所自出者矣伯夷之清風漢人之清節是皆所遇
之不同其進其退全一己之清下得與斯世同其所尚
故自然不同也然於此者奈何世變益下此意竟莫能
繼至於江左尚清談以成俗適意外物放曠不檢出於

禮度之外士者謬相標榜以為清古人之理身則異得其所養故嘗謂神氣風霆風霆流形此天以一而悠久其清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古人所能恒服其清者也士自一命以上皆分有代天理物之責必欲真得天清之所在以無負天之所以畀我望我者亦唯於天命之所當為推之以用於世夫有純於一德而不自已使在躬之志氣不澄而能清施於人也亦惟舉此而措之善惡自分無所撓而清可矣人將不知其所以然則

曰政清在斯辯益莫究其原之所自出也惟人之心不牽溺於人欲而可以自存其天理之正則我之用雖上佐天子躋世清静比美太古要在為上以廣其德意為下以達其疾苦凡可佐其治化者必無一毫壅塞淤滯之慮否則我方岸幘嘯詠之時未必非吾民愁苦無訴之日郡亦奚以佐為哉景臯韙其言而説焉予復進之曰然願益自勉幸書之於堂以警通守史君景臯鄉世鄞人云咸淳四年戊辰

十月望黄震記

廣德軍滄河浮橋記

天地位而水實為之脉絡川澤阻而人復為之貫通五湖之口襟江萬安之渡支海宜皆望洋而不可向者亦無不必募檥木梁空以行斯亦竒矣至若山川之回轉波濤之洶湧懔乎哉不可不可以步有淵也不可以濟厥桴也必獲久計然後可以措則又鱗比航次板檻鈎接束西兩岸貫以鐵縆引以鐵牛横水傳陸隨其往来如履

平坦其制不愈奇矣然石梁既成一勞可以永賴歲久不免微圮不可以不葺抑何故舟雖具水潦時集而鼓風雨汐竹雖韌鐵雖固魚龍百恠惡其梗已也常伺隙此所以雖杜武庫之智不能使可橋之久雖張燕公之大手筆亦無以壽蒲津橋之傳也然則浮梁其可一日忘葺哉桐川郡北踰十里有渡曰滄河南受天目宣歙諸水衝潰奔駛然後演迤以入於海風濤每壯猿狖亦驚故其渡為最險郡有祠山每歲十二月江浙荊淮之

民奔走徼福者數千里間闗不辭較諸他濟人之渡此為最衆以此滄河為斯郡之要津病阻舟楫往歲郡氏因議建石梁以通其利計其始終之費為錢二萬緡再建水汜爭之又不克成終靡定議今陳令君應元時方為進士悉家貲修葺一新之浮梁名以登津費以緡計者凡十有六萬為舟十巨艘為鐵纜四百尺為石埰兩岸岸之隈餘波沮洳又各續之松堤三百尺夫然後樵夫販婦童稚老叟昔犯靈鼇巨鯨以行者今如行袵席上前

歌後和靡不欣喜曰此陳君之賜也令而後傾霞叫號於洪濤巨浪者恬然而不之聞矣惆悵溪山含悲於高險深廣者坦然而釋之心矣將江浙荆淮數十萬衆咸獲其惠時有懷遠慮者有憂色曰孰維持是而繼其後也君又發其帑得天荒田百六十四畝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歲收其利以備營葺復屋其爲浮屠氏者曰思濟院仍處其嘗爲舟子者曰水手以日視舟若棧之所當葺委馬陳君方喜俄有擁麾而來者忍於奪其利去

復撓其措置之規畫之浮梁於是日且就壞矣及是歲郡父老遮公言狀切切歎不已余曰是必更有說也夫避冦者必於元戎之車郤其患而後趨廣德文學之郡獨無吾夫子之學宮陳公慨然慮許無難色則復為之請於郡太守具公之志在於崇教濟衆復告於郡博士謝君夢祥君亦賛其美遂差擇㲉旦鳩材命役斧聲丁丁幾壞者復一新之有加於舊焉近橋南堘有阜巋然正隷學宮謝君復作頌度其間用便檢視陳君乃大喜

屬余記其詳余謂記所以詔方來今吾夫子之教與天無極浮梁附之以葺亦將與吾夫子之教無極何用記為雖然天下事創之固難守之尤難必無日不葺而後守之不廢必本今日之政而後日可葺豈惟浮梁之一事為然乎殆不可視為泛說他日正當相與獻吾所藴而擴充之豈無補於世哉於是拜手以書凡可以垂範於斯者敢謂後之記者不再書咸淳五年己巳冬十有一月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兼管内勸農諸軍

事慈溪黄震記

廣德軍重建藏書閣記

書果何從而始者哉其殆造化自然之文有不能不為文者乎夫自兩儀既判一氣交錯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文於天在地成形則山川草木文於地此猶其文之章於人者凡有血氣舉能飛揚晶發於拱挹之不可具述故林林總總充塞乎天地之間何莫非造化自然之文乎民之生也惟聖人之獨得其全者夫孰能與於斯

故其日用必以文為言動而言之獨造其妙以教於世人文之文是也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遠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所以昭布森列而人之所以中立其間以明理以修身以能全君臣父子之天以能為夷狄禽獸之主使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日月星辰以之無變蝕山川草木以之無菑毀而造化以之運行於無窮無一不會萃昭發於聖人之經以開示天下後世之人皆吾夫子之易春秋詩書執禮雅素之言誠可以常行者也

大哉聖人乎其行可為天下法其言可為天下道其文造化之所託以語諸後覺之民乎天假之以諄諄然面命者乎然造化自然之文賦與萬物又皆紛然雜揉天不惟有日月星辰之文也有蝕霣則文之變焉地不惟有山川草木之文也有榛莽則文之反焉人不惟有六經之文也有異端邪説稗官野史哇聲曼曲則文之賊適以惑亂生民使不得知我之本無異於天地者焉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其誰與覺此天開我宋五星聚奎列

聖相承崇尚斯文徵儒積年校讎祕閣而朝廷藏書亦已勤矣而又勅白鹿洞等四書院藏書天聖元年王宫國都莫不有學又聚監書及紹興二十一年設官分署六經子史舉令通疏義而天下郡縣學無不盡其力通解其義聖教旁洽書固家藏而人誦猶必切切焉從而藏書於官何哉藏於官者聖人之書外是而私藏者非聖之書書之出於聖人者造化之至文天地所以莫人極所以立聖朝所以頒教於天下非聖而言書者紛糾

之惡氣天地所以不寧三綱五常所以淪斁聖朝所昭示天下以勿習然則藏書之關繫果何如而職教州縣之官宜何如其示人哉廣德軍舊有藏書閣重建於慶元戊午陳公眩修政之初嘗謀構材命工治之顧惟書亦散失天台謝君東甫與公為同志以慶元己未秋來為郡博士闕

盡撤書閣

之書而新之始於明年正月癸卯成於是年三月癸巳棟之高於舊者五尺宇之廣於舊者四尋闕

屹若天

成煥如日星上崇聖經次下乃列子史其旁乃置朱文公及古今名儒注解著述能行吾聖經者以增比而附益之道德性命無所遺可謂盛哉君之舉也皆非庸常可以比擬又豈但藏書於閣而已乎口誦心維犁鋤經

訓其修己治人之心躬行踐履毫髮不背則此書當藏之身待時行道躋世太平則此書當散而藏於天下文明之治矣然後無愧於藏書之義否則藏而不知讀愚也讀而不知用癖也官所不藏而私讀邪也造化自然之文鬱聖人造化之理乖則聖朝所命藏書之意孤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抑此志不可以强揠而君之勤於士又非特於書閣為然也歷觀被葺之新彜教有堂沂詠有亭浩觀有閣以及戟門廊廡齋序垣墻皆葺之新

庖舍則又增大而更之新来南山之水而三其門高水中之堤而来之栁東引之而瞰橋數十尺以達梯雲之門西引之而瞰大路千五百尺以通明倫之坊凡所以為游藏地者悉矣天光人境表回互發耳濡目染灑落脫俗士於斯乎觀藏書於以其舒徐正大之心體吾列聖右文頒教之心聖人雖逺天地雖大造化雖不可測文不在兹乎咸淳五年三月丙午朔謹記

廣德軍重建録參廳記

夫政有以迹而推者非官舍乎官舍修政之修可知矣廣德軍事為繁劇始余来貳桐川首被檄問軍院獄見其獄中器械凡汛掃滌治之具畢潔退而顧其聽事亦更新焉余心異之徐而察其政闕職者無繫繫者必其不得已而皆自謂無冤嘻是其所以能更新者也世豈有政之張而屋之壓者哉越明年其録事参軍李君世𫍲俄屬余記歳月余曰豈惟歳月子之政正自足記顧子之職尚不止此焉耳夫郡之有録参所以綱紀一郡

事無巨細皆得預事有是非皆得爭譬之天朝殆御史執法之比焉先是三十年故大丞相董公槐嘗為子之官釐一郡經界盡明豪民縮頸所怨内逆有証應全者衆公獨為白之朝直聲一旦聞天下録參果當如是乎如必械繫吾前者斯為之求其直則民之得直於我者亦寡矣職掌如舊芳躅尚新作而行之特存乎人敢為子勉且為後来者勉若夫建馨於咸淳四年八月落成於是年九月增高廣視舊皆三尺費皆已出惟太守吳

公洸通守史君舜卿嘗有助而易扁其東偏之宏毅曰平軒葢自淳祐初楮君坦之嘗葺理遂至於今此皆節目云咸淳五年三月謹記

先賢祠記

大禹無祠洛以為祠召伯無祠甘棠以為祠叔子無祠峴山以為祠祠果廟貌云乎哉人心感慕之所在祠之所在也然好惡必合於天下之公而議論當定於百年之久吳人憐其忠而祠之者君子謂在建不當施而濡

沫市思繪像祠列者先儒亦嘗檄去之雖其有祠惟其祠歟維廣德為郡垂三百年名宦流芳者踵相接而市巷僧廬之所祠反或非四方士大夫之所識咸淳三年今户部侍郎檢正常公懋為之守始擇其功德著在民心名節焜耀史冊參之天下而合要之百年而定者自范文正公而下得十人若龍圖孫公覺崇禧朱公壽昌諫院錢公公輔司諫孫公諤待制陳公次升敏節常公安民駕部洪公興祖丞相董公槐兵部康公植各以其

治行刻之后而系之賛用代肖像合而祠之郡西横山之東西山真公德秀嘗以部使者駐節此邦賑恤懇惻民到於今思之亦引而祠之十人之列堂宇沈沈門廡翼翼山明水冽松竹如雲先賢之清風遺韻如將挹而見焉豈惟揭虔妥靈永慰邦人之思崇德尚賢足示方来之勸庭隂也知日月之行巖花也占天地之春一斗大壘得賢之多尚如此我國家所以涵養成就用敷遺四方休者又何如哉常公屬震為記震故不敢終辭

而竊附其欣幸之意如此公節敏曾孫遺愛方新功名鼎盛所以增光前文人者未央也尚俟後之人續書咸淳五年六月五日記

萬山樓記

愛山必山居乎晴嵐暖翠坐卧常對矣然層巒疊嶂際天無極者或隔於近而反不見也愛山不山居乎遥岑寸碧極目如畫矣然巖花澗草與時俱芳者或阻於遠而邈不接也然則二者宜何如而可兼哉桐川趙君平

叔居郡西二十里之琴山山勢周摺如盤谷一步一形一曲一奇君為之出其心匠助成天巧紆餘為徑參錯為亭崖石斷而泉溜清松竹茂而煙雲鬱奇花異卉與山低昂清香翠陰隨地拍塞山居之樂君既飫之而猶以為未愜也又復作危樓百尺於翠微之上欄檻一成山外之山羣入或飛如龍或踞如虎或連如城或斷如壁或獨立如天柱平者如案坳者如鞍齊而展者如屏幢如千兵萬馬倒仗伏謁如翠浪碧濤排空層起嶙峋

崒嵂宛轉相因無一不為此樓之有而今殿院章公為大書其扁曰萬山樓夫然後起居習服在山周覽縱觀亦在山近之既得其趣味之真遠之復不失其意象之大愛山至此始兼得其全焉抑君亦何為愛之不巳若是哉夫山於天地間為物最厖碩草木之所生禽獸之所蕃寶藏之所興古稱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而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是固非局於游觀之娱而昧於造化之仁者所能體認而興起也君於庚子歲首助

賢太守發廩振飢繼是郡凡有事將利於民君必協助唯謹悃信洽於閭里聲名動於縉紳而君之子亦妙年掇高科此其於仁幾於種而穫矣然則登斯樓也林壑彌望生意溉溉雲出於山又從而雨澤之得無當思仁增而益厚者乎必如是然後萬山與吾一心矣咸淳五年五月日四明山黄震記

山陰縣重建主簿廳記

越為浙以東最大郡山陰為越之附城最近邑簿領為

最卑官郡大則事繁邑近則事先及官卑則事於是乎委況今之越漢之南陽乎事抑可知矣習菴先生之弟之子陳君若余倩也為簿此邑始頗難之余亦頗意其弱不勝獨其兄今總餉淮西户部公曰可也是弟足與為善往踰年士民果安之明年長吏果交薦之又明年書来則請記官舍之成其説尤有足誦味者説謂簿僦屋而居已四十年咸淳二年春蜀人迦君應起始訪舊基營一堂二内前植之門後綴之庖湢邑大夫王君宗

洙嘉其能有立助之錢七百緡又助之建廳事三楹煙蕪久穢之區氣象方駸駸日以闢不幸皆未及落成迦君以憂去若以蕞爾者縣承之凜乎處番成之易壞前人之志不克終而邑大夫之賜孤也攻苦輟俸分毫以葺乃户乃牖乃塗塈淡區區此心不過除風雨以庇朝夕保棟甍以授方來爾豈吏夢及增飾哉邑士劉鵬飛見若屋漸以就而民不知役似有以察其區區者治材斲石俄輦以來如世俗施浮屠氏之為巳而聞風相助

者踵至若乃以之甃中唐以免泥潦新吏舍以肅文書立神祠以妥靈佑而来助者猶未央也又以之作虛當廳事之東取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存心愛物之語扁曰存心以朝夕景仰其間丹雘一新花竹交映朝暉夕霽相與發揮若雖不敏顧之猶欣然有契向非越之人情風俗之厚其誰與成此愧若之本不足以致此於人爾余讀之驚且喜曰然則孰謂郡大邑近者之早官不可為耶孰謂南陽帝鄉之不可問耶又孰謂世降俗漓

人心之不可以旦夕感耶然余每觀世之征需於民文移如火箠楚紛壓猶或未之應君何以獨能不求而得也豈天下事果存乎其人而已耶豈人心不可强其應惟其不求此所以得耶豈豪舉大言之士未必有實而弱不勝衣者固自月計之有餘耶是則余之始意其弱者正其足與為善之資户部公謂其足與為善者益其有得於家庭講習之素而君名堂以存心或者此其得人心之本也敬誦存心之義以相發可乎夫心之說有

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專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心即造化也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心之德為仁仁之施為愛以之親親而親以睦以之仁民而民以化以之愛物而物以育感無不應理有固然如君所得於越之人士亦明效之芽甲矣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日存心而外照其所以親親仁民愛物者是既失心之良固無足

責奈何士大夫習溺於見聞之久歆動於空虛之文亦將遺落世事而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作之不應刑罰滋章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如是尤人之不我應得乎二說交馳幾微一髮近世慈湖先生楊元公教學者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程子

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慈湖為郡教化興行習俗一新則可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而君今日知所存心以得

菴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在人耳目要其行事

越之人士之心亦豈無所自來哉故併發之顛益懋之

以昌君之家學使後之来者皆知以心感心則越之人

士豈特報施於君者為然君又豈特得於越之人士為

然咸淳五年巳巳歲五月日記

居易俟命之輿記

士有韋編夜燈吾伊自適視富貴為儻來物者有征帽黄埃驅馳不憚謂功名在萬里行者譬之求玉者登山採珠者入淵所嚮各不同未聞其兼得江西宋達甫年少氣鋭方挾其囂囂者遊天下一日邂逅余金陵乃屬余記其居曰居易俟命之奥是結駟之子貢自稱陋巷之顔淵也其情耶其名耶其倦遊而悔取佩韋之義自矯耶余既辭再三不獲則疏其義以告曰易者日用常行安於我而本無事者也命者得喪窮通制於天而不

可必者也自昔士君子子弟吾職詩書吾業耕桑隴畝吾養外是庸何知故居易者君子之事也俟命者非君子之心也自或者傚幸之念生子思子始不得不為俟命之說以形之俟之為言若曰聽其自然云爾豈居是易將以俟是命也哉子思之學傳之孟子觀其發揮槩可互見如曰得之有命也曰君子不謂命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而經德非以干祿也然則君子知有居易而已命亦何以俟為況居易而俟又君子成德之事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在我者沛具有餘在天若斯隨其所遇吾儕小人學之未講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方其居易之時正懼無以副天之命具雖其有命尚當審之茍不以其道而得之寧辭富貴而就貧賤又非可槩曰俟之而已也余方為是凜凜達甫其然之否耶咸淳巳巳九月五日慈溪黄震記

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糶倉記

國家六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稻粱之富甲天下足厚養

吾元元爲巽日恢中原基本列聖相承加惠賙䘏如家人父子視其飢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先四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遠介徽嚴萬山閒猶獨苦糴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廣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預糴而時出以抑價不能也非然則餫道由浙江處泄外境例有禁雖請糴不許也非然則經畫甫成去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久其惠不獲也淳祐壬子歲黎君宣昭爲宰嘗

節縣用積楮幣五萬計白大尹通治餫築倉縣西門曰平糴闔邑方嘉賴君既去倉不幸回禄及之吏因併碎記石滅其蹤糴本無一錢存嗚呼力之凋者蓄之裕矣糴之遏者謁之通矣行之未幾尼之已至三歲輒易之官果無以勝世世長子孫之吏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何時得與都人士比耶必有視飢由已切切然為無窮思者乃可爾後十有四年衛君植來日攢眉民食曰吾民獨非畿内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聖朝加惠畿

內根本之心為心者乎訪之果得黎君記墨本即授之以責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黎君更多其半以乞糴大尹不可則轉糴之鄰邑陸行而擔負謀什一積者重立倉貯之春而夏市而鄉計戶出糶價用復平民雖以為感君猶以為慊曰糴之鄰邑孰若徑糴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方以為憂曰觀之黎君又孰知吾今日之事為必可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侍郎潛公說友曰

其不敢以已去忘百姓潛公感其言慨許之通糴如君請繼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之視飢由已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惟三代無平糴法非不平糴也井田家私百畆民固無俟於糴糴又何俟於平井田漸壞民不免糴平糴自管夷吾始矣然為强國計也未必為仁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糴者我朝也平糴以仁民其復承平之舊者我朝南渡也昌化去天咫尺獨若盛夏之有

靡草然至黎君而後能平其糴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牧者人人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聖朝之仁天下者無或壅而不通恢復中原有日矣豈久於東南哉君吳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熟典刑故其設施闢大體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黃震記

止庵記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初識校文官天台舒君漢

章明爽好修之士也屬余作止庵記謂將朝夕助觀省余謝再三不獲則告之曰知止不殆此老氏之所謂止退全一已之言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孔門之所謂止兼善天下之義也漢章方以孔門之學發身豈有取於老子者哉亦相與講明至善之所在耳大學自為人君止於仁至與朋友交止於信雖所止之目凡五要不過舉其大以槩其餘實則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流行則亦無非至

善之所在皆不容不求其所當止之地也雖然人必有所不止也然後能得其所止一或自止則志念頹惰工夫不續人者一雜天者已擾而何止之有故夫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漢章試深思而實體之當有不容自止者毋但曰止而已云

紹興府添差通判廳龍山堂記

越自秦望山擁千巖萬壑之秀奔馳莫遏每偃輒發極而融結城雉萬堞中昂昂乎若踞世以其形似名卧龍

山龍之首距水水之外再起小圓峰名火珠則繡衣使使節駐之龍之尾天矯出水上林麓特秀則西園臺池之勝叢之龍之右腋南嚮爲府治而其左則貳外丞之聽事亦南嚮抱之且因其稍遠而卻視也又反得盡見其全朝霏暮靄出沒萬變觀者眩轉狀疑飛動至或風起雲湧急雨隨至則變化奮迅勢幾逼軒窗故古人復作堂勝處而扁之曰龍山咸淳六年夏五予易地此來與余侯交杯洗爵其上時侯方葺治一新風景益勝然

堂扁則侯已取别駕宜英儒之句改曰宜英矣予問故侯慷慨言曰子獨不聞五乳峯下卧龍石乎晦翁先生為繪諸葛公像而記之曰来者尚有以識予之意知晦翁之所以繪諸葛則知吾之所以名宜英予但為我記之斯意也豈無来者識予竒其言因記之以俟人中龍侯名垓字元暢三衢人丞相忠肅公曾孫予則慈谿黄震東發

紹興府萬柳塘記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崖之間者實趨越之新林其地窊以曲長風巨浪日夕舂撞其下豈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為畿內輔藩今又為帝鄉往來行都者總無不由此途出其所關係又豈偏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虐為甚岸址蕩無存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為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用石當緡錢三百萬用士費

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莽為一壑潮汛欱忽土立輒衝去公親臨按視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為外捍吏民讙譟畚鍤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十丈橫亘彌望屹若天成公率僚吏行塘上釃酒相賀曰非朝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忠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既而念不可

忘日葺也復請之朝籍新林寨兵屬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責焉嗌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昔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昔水勢之衝橫侵軼反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靡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濱涯皆生聚故水至輒易為患如河決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周西漢及我朝之隆是其證已我朝自駐蹕錢塘距水彌切樓臺百萬多疇昔海變桑田之地凡司為隄障

者葢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咫尺實共此江濤洶湧之險水性匪西即東利害每相關又宜何如其為隄障哉頃歲庚子潮齧錢塘葺石而後奏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年是為天道一小變今日之東齧新林即前日之西齧錢塘者也雖賴餘福之所覃魚龍百怪已帖息必欲為久安計尚惟後之人因公之志續公之功葺石如錢塘爾公名良貴東嘉人時以太府卿直華文閣出守董其役者參議官金華鞏公名桂明年辛未二月十

日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縣之有學於教養為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學於斯時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其本關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深察其所以然故凡縣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故凡有位於縣者無不振職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

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興起曾謂今人而遽不之若乎夫何風俗事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日繁乃或視學校為具文否亦因俗靡而靡暇我先皇帝善通其變始詔天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以為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方草創官多僦屋而居市巷猥褻師道不嚴或猶病為縣者奉詔之未虔長興號畿内最大邑亦一再更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𡽪來始即叢桂堂增飭為廳廨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

德問業之士至者無不為之竦動灑淅此正於師道有關而非徒為一已便安計也乃礱石壁間昉為至是官者刊列姓氏因三山葉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其也忠其也邪讀者為之凜然今縣學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某善教養某不善教養亦懼觀者之指摘爾然諫官雖尊風采止於一時縣學官雖卑教養垂乎長久是尤不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之使

一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汔於成爾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来非一日而士習間有難言者今幸聖朝深究源本創官設教使絃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去行都咫尺山水秀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項背相望非學校之力而誰力是可不益於其教養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公五世孫斥奸誣以尊堯黜新經而崇理剛正篤實必有得於家傳之素者師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

後來者將於此乎取法咸淳七年二月望日奉議郎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黄震謹記

紹興府重修圓通寺記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後世佛氏之祠徧天下古者水旱禱於山川後世則捨而禱於佛氏之祠夫雲出於山龍翔於淵斂散翕忽生意勃焉此百穀以之生萬民以之育造化之最顯見而人人之所共目故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其禱之也則宜若佛氏自謂出造化外其

於造化果何關且曰雨曰霽果其職乎否耶余為此疑久矣及來紹興府見圓通寺祠觀音稱禱雨暘應輒如響因嘗思而得其說葢聞四明大海中有山曰補陁世稱為觀音之居凡焚香而往航海而求者卒見紫竹旃檀見淨瓶巖石見真珠瓔珞往往與世之祠其像者巧相合是大海為百川之宗觀音為大海神異之宗宜雨歟翻溟渤雨下土宜暘歟捲浮雲歸太虛靈變應禱理勢則然誰謂雨暘非山川之事而鬼神非造化之迹乎

誰謂佛氏之有觀音為出造化外又誰謂觀音非有功於民而祠者乎太師判宗福王嘉其然為民請於朝得度僧牒一十道再修圓通寺屬有德之僧曰如聞師者主之於是寺之講堂若齋廬若廊廡若庫廚以至蓮之亭栁之堤一一增新光耀奪目恍若補陁山神現之境移置人間世繼自今越之民水旱必禱者其心愈有繫屬是皆聖天子加惠帝鄉之賜而太師判宗福王申請之力也詎容不書若夫寺之創於吳越王錢氏增

大於郡太守清獻趙公諸公貴人次第脩葺則各有古記石在咸淳七年二月吉日奉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黄震記

撫州崇仁縣黄洲橋記

水包絡天地間流行運轉無一息停財而成之則存乎人茫然而際天也或航之浩然而赴壑也或梁之隨其宜而各制其用資其利而不攖其害兹人之所能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哉撫州之西南萬山崒嵂水如天

落裒裒東流餘百里穿度崇仁南北兩市閭每風雨晦冥洪流驟漲輒咫尺如千里隔徃徃濟以舟而舟所以駕渺茫非所以凌湍急也維楫一失舟人已葬魚腹中淳祐八年邑之寓公若人士共議創石梁越十五年至四明史君百之為宰始汔於成居無何燬於火邑人嗟痛不自勝咸淳庚午嵗建安趙君若濐以丞攝邑事屬好誼之士陳君純中合衆力更新之為費一萬一千緡有奇為層級以升崇四十尺為屋其上四十楹南北為

之門而中為之祠氣勢突兀凌轢空碧金朱璀璨浮動溪山不惟貫徹南北市謳歌雜遝晝夜聲相聞湖廣數十郡道此以趨赴京者亦皆繩繩乎載驩聲以東無復需於沙矣邑人復矜喜不自勝以識有黃洲高丈崇仁出相之語請大魁文公大書其扁曰黃洲橋而屬余為之記余謂橋為濟人設也橋成而宰相出所濟又豈惟此橋之功而已哉惟邑之人士益自勉咸淳七年九月十三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節制軍馬黄震記

臨川圖畫記

衡嶽之秀疏而入湖南江西數十郡凡融結而偉峙若徃徃為州其再發麻源勃鬱百里或起或伏然後徐而盤據於臨川之上者是為撫州獨立物表俯瞰闤闠見林阜層突煙霏晻靄日横陳於几席之下者是為撫州之州宅欄檻倚空一目無際見濃綠成堆愈遠愈奇雖圖畫有不如者是為州宅登覽之亭亭不知始何時亦

不知其初何名嘉定三年林公岊再建自謂從祕省出守因名瀛洲氣勢恢宏視昔尤勝然祕省之佳稱施之偏州疑未安而瀛洲又列子寓言耳烏有所謂瀛洲者哉咸淳七年秋余既葺之新客請易名臨川圖畫庶於景物為稱余惟自衡嶽疏演而為撫自撫州環擁而為宅自州宅卜最勝而為此亭益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至此獨積之厚而發之宏造化融液生意浮溢此正宅生千里者所當體認而興起名瀛洲固非所安名圖畫又

何足以盡姑惟易之以狀髣髴云是歲辛未十月朔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撫州重建鼓角樓記

鼓聲壯角聲悲悲則感慨壯則激烈所以肅邦侯之號令而作三軍之忠勇故凡郡治必崇鼓角於麗譙撫州獨不於麗譙而别為樓於其左之髙阜或曰昔危侯治州宅讖謂水侵鼓角故徙此或曰阜之下有奇石昔或

穴之噫氣如湧名羊角山羊陽也鼓角聲亦陽也故置此以予觀之他州惟麗譙為高此州則惟此阜為高乘高申儆聲發天半誠莫此地為宜豈必如或者之言哉然惟其左雖郡將莫之登臺與汙踐樓且就圮咸淳七年冬余始新其陳陋疏以檽檻山川城市盡在一目登覽者欣然譙謂此一州之勝昔湮今顯宜於威崇乎有助余則念根本尚有在爾夫肅號令作忠勇鼓角也寓之鼓角者政也政平賦理軍民兼足士飽馬騰歡聲浮

譪則鼓角歡亮皆政之發否而徒恃鼓角爲雄有是乎幸今朝廷清明根本所在士大夫正宜汲汲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靈鼉之逢逢聆梅引之嗚嗚清吾政本所自出又在此心也哉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来諗臨川縣李君德傑

首以書来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員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甔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賠補逃者愈衆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

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黄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儒先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

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𢕔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户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備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

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芙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末葢一家自為之計而依

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録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黄

震記

邵武軍建寧縣綏城驛記

咸淳七年秋知邵武建寧縣程侯作綏城驛新成走書屬余為記余謂此固天理之當然而仁者之事顧非克去己私者不能為之爾夫仁者以天地民物為心故必欲無一之不得其所不特施於吾國者為然雖其施於四方賓旅者亦莫不然如成周之有候人有野廬氏皆發於一念自然之仁而後世則不可以例論晉以隸人

之垣贏諸侯而人譏之及高大諸侯之館則衆附之此其崇飾勢不得不為漢以乘傳達命令於天下唐以館驛使輸貢賦於中都此其程督亦勢不得不為而又皆以國家之力而為之雖未必果為仁者之事亦何俟士大夫克己之私而後能為之耶我朝自朝廷而監司而州而縣脈絡相通臂指相使不事驛傳之督促無待使指之旁午惟在京置都亭驛置班荆館以待四夷来王之人州縣則一切惟其自置晏然與天下相安此

非迫於勢之不得不為也承平日久財用日繁而縣令受煎熬之極治事之廳燕寢之室風雨不蔽十或二三而況賔旅者此又窘於力之不暇為也勢非不得不為力又不暇有為而猶汲汲為之非仁者之事乎非克巳之私以成其仁者能之乎崔程侯之事是巳侯稽舊驛之不存閔至者之無歸而新其驛九十楹計縣帑之垂罄覈浮鹽之有羸一毫不以自利而用以建驛者錢踰萬緡此三代設候人設野廬氏之盛心而我朝分牧

以仁民之心也侯之仁其民於是也可類推而他日贊
我朝之仁以仁天下亦從可預推矣豈特一驛之新
云乎哉余故悅而為之書若夫存縣名之舊扁曰綏城
廳曰濉城第一東曰必葺西曰欲留又中為告新之亭
而名其左為顧豐右為所憩且為一堂二内以附其後
名見思巨麗翬飛甲於遠近此又特其驛之細侯名夢
桂字月卿世居建安云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
制軍馬黄震記

撫州新建增差教授廳記

仁義禮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存乎教詩書禮樂之教具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繫乎師故師必明聖經而後可以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轉移風俗上為聖天子躋世太平之助自詞章之學興而士未必知經我神宗是以創經學士猶多以詞章發身而職教者又未必皆經我之理考是以創增教增教云者必使一州各備一經師于以上續三代聖

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責豈不甚重乎哉方是時撫之
郡博士業詞章於是增教用經為師必舍選名流則居
之其事又豈不甚戚乎哉然事以創見為駭官以後至
為客今且十祼無所乎寓僦屋而居聯甍編伍師道之
尊如何而可以聳觀聽新士習耶上饒程君紹開来謂
道必依形而立理必與勢而行始慨然以創聽事為已
任前太守繆侯嘉其志首助之余繼至聞其事又助之
然坐郡凋愧未能盡任其責君乃捐俸傾橐日積月累

迨垂滿秩事始獲就高其門閭揭之題扁宏敞明潔過者神悚猶無不知增教之所由始而況士乎其必肅然仰洒然異矣然則乘此作新之機可不益求經學之實者乎夫所貴乎經學以其明義理也今之業經程文而已耳或謂科舉累人獘遂至此余竊以為不然自昔人主不能自治其民必求天下之秀異以與共治自昔人士亦無以自達於上必吐胷中之抱負始克上達故今之試士以文即古之敷納以言科舉豈累人

之具哉天下之事理無不在聖人之教事必踐實士能行矣而著習矣而察雖起居服食之細皆足以驗天理人事之則而况大之為科舉其或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雖仰天俯地尚不思覆載之恩瞻日顧月猶不知照臨之賜又何有於科舉粤自世教不明經術道微上之試於我者本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治亂而我之應於上者自以其穿鑿自以其浮靡今日之試於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施於民者自或

流於人欲自或流於貪刻言行相違窮達異趨國負士乎士負國乎法弊人乎人弊法乎程君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離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言即行之副窮即達之占也君之教人豈必他求亦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君始薦於鄉即上先皇帝書萬言先皇帝為之嗟賞不已其在太學以行誼稱權奸誤國退不就試令横經于撫適歲饑厄無預於政而散財賑民君固實踐其實矣身教者從吾道何幸余故恱而為之記咸淳七

年辛未歲七月廿六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
内勸農屯田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江堂賓得齋記

盱江江仁甫嘗求陽山吳君名其所居曰得齋已幾年矣求大參包公宏齋為得齋銘又幾年矣今既老尚求余為記亦足見好學之不厭矣然余何人而敢僣且仁甫本宗象山之學領袖臨汝書堂餘二十年又日講晦翁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宗而其說不同或非排詆仁

甫能兼取而參酌之此其所得又豈晚末敢輕賛一辭辭不獲命姑誦所聞盍聞有得於天者有得諸已者已之所得正以全其天之所賦豈又外於天者哉仁義禮智之性人莫不有得於天而人之賢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諸已者寡耳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曰深造又曰以道則其於義理之間果宜何如其用力而後可以言深其造既深猶以為欲其自得而不敢必以為得意者功深力到久乃自得而自以為

得者則理未必然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乎孟子又曰求則得之求之云者誦詩讀書隆師尚友精思力踐孜孜汲汲皆求之謂求則將有時而自得矣安有不求而可以言得者乎抑愚又聞之孔子之教人多以孝弟忠信而未嘗言及性與天道孟子生人欲横流之時始出而言心與性周子生傳註訓詁之後始出而言陰陽性命之源皆發明其所自来使人歸宿於所實用人知此身之所主者心此心之所具者性此性之所本者天造

化流行純一不雜此身雖小造化雖大而此身實與造化參則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慾不得而昏卑陋不得而溺凡吾孝弟忠信之行自然無玷無缺故凡孟子周子之說無非隨時救弊警醒人心以翊吾孔子之教非固外立一說而求為過高也譬之挽水於淵正將歸以濟烹飪之實非曰姑挹其清冷而已也譬之植木於山正將積以成棟梁之用非曰遙挹其風露而已也今世之士置孝弟忠信於不言而想造化陰陽之莫測躬

行講說判為二途茍如是而自以為得焉殆蘇明允所謂誰不曰道不在我者也果實得乎否耶仁甫孜孜問學老而益堅其有得於此也必審故誦所聞以求教焉非敢言記

黄氏日抄卷八十七